

## 国防纪事

## 开往战场的列车

舒文

这天上午,我如约敲开志愿军老兵——卢仲勤的家门。满头银发、开朗爱笑的卢仲勤站在门口,我迫不及待地包从包里拿出《在轨道上前进》一书,在她眼前一晃,她冲着我高兴地说:“小魏,你买到这本书了!”我笑道:“新书买不到了,淘来一本旧书而已。”卢仲勤把这本书接过去,翻来覆去地看,就像看一件稀世珍宝。“唉!”她叹气惋惜地说,“我那本书,被人借来借去,已经找不到了。”我说:“卢老师,不要紧的,您喜欢这本书,先留下它。我回家后让爱人再帮我从网上买一本。”卢仲勤一听竟像孩童一样笑了,笑得特别灿烂。

我们的聊天就围绕着《在轨道上前进》里面记述的“卫生列车”的话题开始。卢仲勤快言快语地说:“你看过电影《英雄儿女》吧,片中的主人公王芳受伤了,回国治疗所乘的火车就叫‘卫生列车’,专门负责从朝鲜往国内转送伤病员,我就是一名在卫生列车上服务的白衣战士。”

卢仲勤于1934年3月出生在河北任丘,后随母亲长途跋涉到哈尔滨与闯关东的父亲一起生活,小学读了4年半就辍学进工厂当了童工,1949年8月考入哈尔滨市卫生学校(供给制)。他们40名同学于1950年12月4日提前毕业,志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,上级将他们分别编入十七、十八、十九3个卫生队。卢仲勤所在的是十九卫生队,归属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卫生处。

为了躲避敌机袭击,出发前必须做好伪装。卫生列车上的全体人员,都投入到和稀泥劳动中:将黄土用水搅拌成稀泥状盛进各种容器,涂抹在整列火车的车皮上。大家干得热火朝天。卢仲勤刚刚16岁,当她蹬梯子爬到火车高处涂抹稀泥正起劲儿的时候,意外发生了——梯子一晃,她从高处重重地摔了下来,后脑勺磕在石子上,当场昏迷。迅速赶来的医生立即给她注射了一剂强心针。不久,她苏醒过来。

准备工作就绪后,他们立即接到过江的命令。列车载着这些祖国的优秀儿女,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。

在战火燃烧的朝鲜,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满目疮痍。由于战争环境恶劣,列车只能昼停夜行。即便如此,也会遇到许多突发情况,不是前边铁路被炸断了,就是铁轨旁的定时炸弹爆炸了,列车行进特别艰难。敌机在上空不时盘旋侦察,扔下强光照明弹,接着成群结队的轰炸机轮番轰炸,对他们造成威胁。天亮前,列车必须开进隧道隐蔽。

卢仲勤至今记得第一次遇到飞机袭击时的情景。他们接到命令后迅速跑下列车,找到低洼或土坡后比较安全的地方隐蔽。这时,敌机就在他们的上方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,似乎要把耳膜震破,然后疯狂地俯冲扫射,炮弹不时落在四周,从没上过战场的卢仲勤被吓哭了。此时她听到一名带着山东腔的老兵说:“别哭了,别哭了,飞机听见哭声又说回来了。”别说,这招管用,卢仲勤立刻闭嘴,不再哭了。她就是这样在隆隆炮火中经受锻炼,逐渐成为一名英勇顽强、护理技术娴熟的白衣战士。

转运伤病员的现场,时有敌机疯狂轰炸,特务破坏、打信号弹、开黑枪等各种危险。在没有站台、没有照明的漆黑夜晚,全体人员接到命令后,立即冲上前去,动作如电掣风驰,担架抬、人背、手扶,有的窗口甚至架起木梯,把重伤员连同担架直接从窗口送进车厢。卢仲勤每背起一名伤员前,都会小声问:“同志,您是哪儿受了伤?”这样,她背的时候尽可能不去触碰其患处。她个子不高,又穿着棉衣棉裤,背着伤病员行走已十分艰难,往火车上送伤员时,她的脚够不着火车的台阶,只能紧紧抓住车门上的扶手,靠车上的人拽、下面的人推,才能勉强登上台阶。每送一个伤病员上车,都累得她气喘吁吁。可当伤病员一踏进车厢,一股医院特有的消毒水的味道迎面扑来,跃入眼帘的是厚厚的草垫子、白色的垫套、松软的稻草,从里到外都是崭新的,洁白的床单与周围新漆过的赭石色车壁明朗、洁净,一种久别的温暖袭来。

在他们接收的伤员中,除战伤外,大多是冻伤造成的截肢以及被凝固汽油弹烧得面目全非、四肢不全。病员中伤寒、肺炎、消化道出血等频发多见,更多的是因严重缺水、伤病员不能洗澡而造成的细菌及病毒感染。最令人气愤的是敌人投掷细菌弹、感染成疾造成非战斗减员,伤病员的情况惨不忍睹。卢仲勤和战友们在逐一登记核实伤员情况中发现,有的伤员就是威震敌胆的英雄。其中有个叫杨石山的伤员,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排弹英雄,当他拆卸第108个定时炸弹时,炸弹突然爆炸,炸飞了他的左胳膊及右腿。卢仲勤怀着对英雄的敬仰,每日配合医生治疗,并细心看护,照顾杨石山的生活起居,直到把他安全护送回国。

卢仲勤很难忘记为他换药时的情景,白花花的骨头茬,鲜红的嫩肉,而他大喊不叫。分别时,杨石山这个铁打的汉子用仅有的右手握住卢仲勤的手,眼里淌出感激的泪水。

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在战场上

## 战歌永远嘹亮

■ 赵伟

看,但如果敌人攻破了国门,进而南下席卷整个中国大地,大家没了,小家安存?三是中朝关系问题:中朝是邻居,中国自古以来就有“救人自救”的格言,邻居起了火,你不去救助,最终必定会烧了自己。救别人,就等于救自己。

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和教育,部队的战斗士气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。1950年10月19日,抗美援朝第一批志愿军就要出国参战。麻扶摇负责写出征誓词,写了几稿,总觉得没有深刻反映官兵的精神状态,缺少钢骨劲道。

一天夜里,麻扶摇躺在被窝里,细细地回想这几个月大家生活训练的豪情壮志,想到马上就要渡过鸭绿江作战。“渡江”两个字使他联想到毛泽东写的“百万大军横渡长江”的句子,于是第一句孕育而出:“雄赳赳,气昂昂,横渡鸭绿江!”麻扶摇又想起自己在抗大读书时的校歌:“黄河之滨,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。”这一句引起麻扶摇无限联想,他一口气写下了后面的句子:“保和平,卫祖国,就是保家乡!中华好儿女,齐心团结紧,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!”

心里需要的那种东西终于写出来了!第二天,麻扶摇把黑板报上誓词前边的那一段引语去掉,把在被窝里写的这几句话加了上去。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的歌词,就这样以出征誓词的导言形式,最先出现在连队黑板报上。10月14日,团里开誓师大会,麻扶摇作为代表上去宣誓。他紧握拳头,声音如钢似铁:“雄赳赳,气昂昂,横渡鸭绿江!保和平,卫祖国,就是保家乡!中华好儿女,齐心团结紧,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!”

团里姓曾的文化教员特别喜欢这几句话,便把其作为出征诗,发表在团刊《群力报》上。

四

1950年10月19日,第40军开始入朝。10月22日,炮1师紧跟着第40军入朝。10月25日,战争打响。那是第40军的一个团和南朝鲜军的一个营不期而遇。这场遭遇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第一仗,全歼南朝鲜军的这个营。后来,这一天成为抗美援朝纪念日。

后续部队像铁流一样进入。过临津江时,炮1师奉命在江边待命。当时天寒地冻,河水透骨。麻扶摇亲眼看到生产时有一个梦想,就是秋收后回家看

■ 陈奕清

无惧无畏。哦,我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我睁开眼睛,暴徒仍然在示威,原来一切只是一场梦!唉,我的香港什么时候才能重现曙光?我努力不想这些,重新合拢双眼。我又做了一个梦,梦见五星红旗高高飘扬,迎风招展;旁边的香港区旗上,紫荆花永远绚烂绽放……

## 一瓣心香

## 军歌飘过70年

仅仅43个字的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不论何时唱响,都让人热血沸腾。它是一个民族在敌强我弱、生死存亡关头迸发的力量、爆发的呐喊!它将被这个民族世代传唱,永远嘹亮。

——题记

一

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百首优秀歌曲,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再次点燃国人的爱国热情。抗美援朝战争中,它被称为“犹如在朝鲜半岛上空的一枚原子弹”,凝聚起“只要还有一个人,就要同敌人血战到底”的战斗精神,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强敌。它也是很多人平生会唱的第一首歌,即便在梦里唱响都不会跑调。这段铿锵有力的旋律已根植人们心中近70年。

1953年,中国文联和音乐家协会举办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最喜欢的歌曲评选,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被评为一等奖,要发奖金。主办方却犯了难,曲作者周巍峙在北京,词作者是谁?

歌词作者署名是“志愿军战士”。音乐家协会问周巍峙,周说,他1950年10月30日在田汉家里开会,在一份战地通讯上看到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写的一篇文章《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》,里面有这首词。作者是谁,周也不清楚,要问陈伯坚。

主办方找到陈伯坚。陈伯坚说,到一个连队采访时,在黑板上看到了“雄赳赳,气昂昂”这几句话,觉得很好就用了,那是关于抗美援朝的第一篇战地通讯。陈伯坚也记不清作者的名字,但还记得这个连队是炮1师的连队。于是,主办方又派专人到炮1师,师里办的《骨干报》也登过这首诗,并注明该词来源于《群力报》。主办方方便找到26团办的《群力报》,这首歌词的作者名字终于浮出水面:麻扶摇。

从此,麻扶摇的名字就与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紧紧地连接在一起。

二

麻扶摇老人虽已离世,但当初采访

他的情形还历历在目。彼时,麻老已80岁高龄,依然高大威猛。在他的娓娓叙述中,我们知道了战歌诞生的全过程。

麻老说:“两次突然命令,脑瓜子转不过弯……”

新中国成立时,国内部分战斗还未结束。麻扶摇时任炮1师26团5连指导员,部队打完太原之后奉命南下,准备解放海南岛。1950年元旦,部队突然接到命令:北上生产!大家都铆足劲想立功,从一个战斗部队转为生产部队,一时接受不了。

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接到命令的第二天,部队立即开拔北上,1950年3月到达指定地点——佳木斯。

3月的佳木斯冰天雪地,部队用打仗的劲头搞生产建设。

1950年6月25日,朝鲜战争爆发。官兵们知道此事,但都没有放在心上。7月初的一天,麻扶摇带着几个班排长在田里评比各班的豆子长势,通信员急匆匆地跑来报告:“指导员,马上去团里开会!所有人员休息!”

麻扶摇和连长赶到团部,团首长都不在,一问,都到师部开会去了,走前下令部队:所有人员立即休息!

连队的欢乐气氛一下没了。一些新兵来问麻扶摇:“指导员,出什么事了?”老兵骨干们默默地收拾行装。他们知道:狼又来了!

从生产部队转变成战斗部队,又是突然之间,许多问题摆在官兵面前:骡马劳累过度拉不动炮了,炮手们开荒种地技术都生疏了……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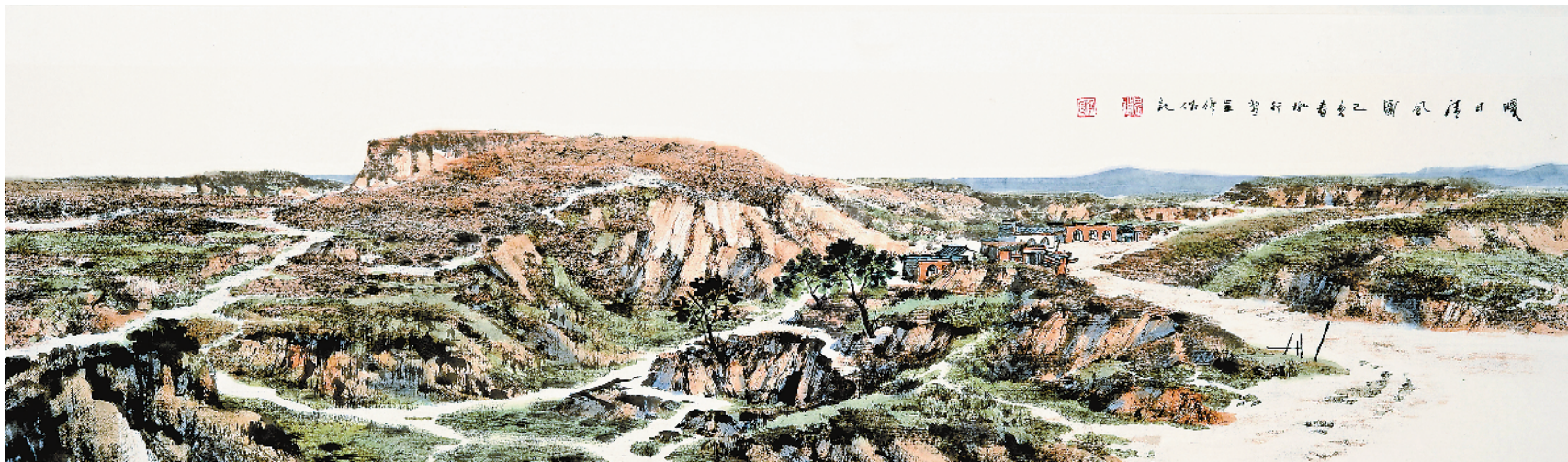
1950年7月中旬,部队到达丹东。枪锈了可以擦亮,技术差了可以再练。部队存在的最大问题,是思想问题。

作为指导员,让战士们迅速进入战斗状态,是麻扶摇的重要工作,他讲了3个问题。一是该不该打的问题;从历史上看,美国的野心不只在朝鲜,它是想以朝鲜为跳板,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发难。二是大家和小家的问题;大家搞生产时有一个梦想,就是秋收后回家看

头。堵马路、阻地铁、坏生计……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游客和背包的市民在我脚下惊慌失措、焦急万分地踱来踱去,回不了家。

面对这样的情景,我心情沉重、心如刀绞,却无能为力,只能含泪在梦里祈祷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而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数月。

今天晚上,游行仍在继续,暴徒们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加猖獗,不仅攻击市民和警察,连我——小小的路灯都不放过。他们疯了似的向我扔石头,把我砸得鼻青脸肿。终于,我的玻璃罩再也撑不住,在隐隐作痛中,“啪”的一声碎



暖日清风(中国画)

李呈修作